

通訊老兵憶往

梅汝琅

南昌匪患無法上學

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，軍事進展迅速，勢如破竹，所向無敵軍閥望風而逃，不久挺進到南昌，革命高潮，風起雲湧，尤其青年學生，格外活動起勁，整天在街頭巷尾，遊行演說，宣傳革命主義，喚醒同胞，那時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駐在南昌東湖邊，主任郭沫若係共產黨要員，差不多軍隊裏的政工人員黨代表清一色都是共產黨，因此革命軍光復南昌以後，共產黨人根據國父孫總理所訂「聯俄，容共，農工」三大政策在南昌大搞赤化運動，把持學生聯合總會、省農會、工會，拘禁江西省黨務指導主任委員段錫朋，執行委員羅時實，教育廳長程天放。趕走省主席李烈鈞，聲勢汹汹，不可一世。

我那時正在江西私立心遠大學預科讀書，因南昌共產黨鬧得凶，學校無法開課，適巧軍事委員會交通技術學校在南京成立，向全國各省招生五百名，江西分配到五十名額，我乃報名投考，幸獲錄取，于民國十六年七月離家前往南京報到，聽候開學授課。

赴京投考交通學校

交通技術學校校址在南京常府街一號，原為卅四標，係滿清一所軍營舊址，校長李範一少將，湖北應山人，留美電機機博士革命軍短波無線電創始人，對軍中通信籌建，頗具功績，教育長朱世明上校，美國麻省工學院學士，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畢業，文武兼備，教官王崇植、徐恩曾、譚震、倪尚達、陳章、陳良輔、茅以新，多為留美工程博士或碩士，為當時一時之選，個個飽學，且都年青熱誠，教學認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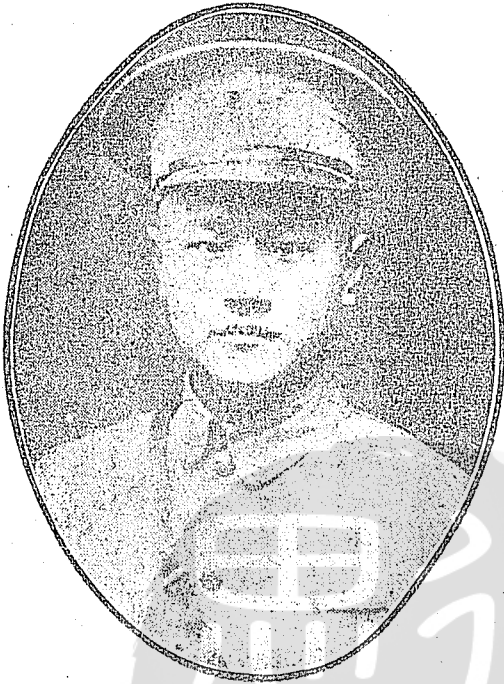
學生全數五百人，編為三個學生中隊，我編在第一中隊，隊長富文中校（後任國軍中將補給司令，民國六十年逝于台北）保定軍校出身，軍事學術很有素養，講話尤有口才，滔滔不絕，博古通今，學校共分四個學系，即無線電學系、有線電學系、鐵道系、機車系，我選的是無線電學系，那時無線電係一種時髦科學，意大利人馬可尼發明，傳到中國不久，無線電系課程，除無線電學，內燃機學，電機工程，工程數學等主要科目外，還有無線電碼收發技術，工程和服務兩者并重，都係必修，分量很重。此外每天還有軍事學科一小時，早操半小時，下午軍訓一小時，全天一

共操課八小時，晚間自修兩小時，禮拜六下午沒有課，由隊長帶出去打野外。每個禮拜每一門學科由教官不定期小考一次，一月甄別考試一次，月考成績在校本部公佈欄公佈，不及格的便要遭淘汰退學，捲鋪蓋回家，因此學校讀書風氣非常濃厚，即使在假日，還有不少同學在教室裏或在圖書館用功，平時每晚在就寢熄燈號吹過以後，還可以找到在廁所燈光下偷偷看書的同學。我同隊同學有一位叫李昌來，他原來在湖南大學讀電機，因家鄉鬧共產黨，未能完成學業，考進了本校，他學術根本來不錯體格又好，却死用功，有時在午睡時間，大家呼呼在睡覺，他却噤哩咕噥躺在床上唸書，在第一次月考成績，昌來鰲頭獨佔，全班祇有他一個人的成績，列在九十以上，很是得意，胡獻羣史悅和我三人成績在八十分以上，雖可以自慰，但比昌來還落後一段，以後九個月，胡獻羣和我拼命努力趕上，我們也擠入了九十分以上之列，但還是昌來領先，學科成績始終為全班第一。我和昌來獻羣因在學校切磋琢磨，成為終生好友。（昌來在台，現任崇右專科學校校長，獻羣民五十五年病逝台北國防部作戰次長任內）

交通技術學校，在南京大專學校學術地位，漸漸有了點名氣；李範一校長是位很有抱負的教育家，加上教官陣容非常堅強，整齊，他們在教課之餘，還兼任京滬各大學教授職務，享譽一時，李校長常在週會上對我們講「你們穿上軍裝，是個捍衛國家的技術軍人，脫卸軍服，便是建設國家的工程師」李校長辦學至嚴，但也驕傲自負，做官不得人緣，和當時的石瑛嚴復張難先有「湖北四怪傑」之稱，因此這一所正在新興的軍事交通技術學校，不久就中途夭折，撤消合併，歸隸于中央陸軍軍官學校。

夜間緊急集合事件

那是在民國十七年夏天的某個禮拜六午夜，



與作者軍校同隊同學的李昌來教授曾任海洋學院院長，現任崇右專科學校校長。

同學們經過整個下午野外演習的辛勞，大家精力竭，在宿舍裏呼呼地酣睡，忽然從大操場方向傳出緊急集合號聲，一部份同學，被號音驚醒了，大部份同學，還深深沈沈在睡鄉裏，僅有少數的人，能够聽得懂緊急集合號，隊教官也睡着了，好幾分鐘以後，宿舍裏還不見動靜，把值星官急壞了，一時情急，不管三七廿一，馬上開啓宿舍裏的電燈，吹著哨笛，大聲的吼着「緊急集合呀！大家趕快起來，衣服鞋襪穿好，子彈帶，乾糧袋、水壺，不要忘記帶，槍要持好，跑步，趕快……」同學們一個個張惶失措，有的還睜眼朦朧，瞬時間辨不出東南西北，服裝不整齊或是狼狽不堪地持着槍奔向大操場集合，當時發出緊急集合號令的長官，係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何應欽將軍，陪同來校突擊視察的為總部交通處處長邱煒少將。

何將軍對於我們這次緊急集合演練，動作遲緩服裝不整，尤其不能保持靜肅，還違犯規定，開亮電燈，深為不滿，一篇很苛刻的訓話，痛切責備學生軍事訓練不夠，完全文質彬彬，吊兒郎當的樣子，邱處長更是要使學生們醜態畢露，手持着一支強力電筒，跟着對準學生一排一排，前後上下，連續不斷地照射，學生們有的光着腳沒有穿襪子的，有的沒有戴帽子的，有的乾糧袋子

彈帶披戴不齊全的，各形各色，何將軍一面訓話，一面眼睛隨着電光掃瞄着看，越看越有氣，貴備得越凶，使同學們窘到了極點。

邱煒想要自成系統

夜間緊急集合過去以後，李校長以下，都猜着學校惡運即將來臨，說不定會解散，於是謠言紛起，人心惶惶，不可終日，此後我們便打聽到這次突如其來的緊急集合，係由總部交通處處長邱煒處長一手策劃，邱處長係保定軍校出身，在軍中一向任通信交通指揮職務，和李校長不睦，邱氏事業野心大，且善于做官之道，龍潭戰役，軍閥孫傳芳快要從浦口渡江進攻南京，在戰事危急的時候，何應欽將軍在南京指揮作戰，邱任通信所長，隨侍何將軍，夜以繼日，傳遞通信情報，十分誠謹小心，深得何將軍賞識和信任，後調升總部交通處處長，因此更助長了他對交通通信的領袖慾和野心，果然日後交通技術學校合併軍校六期以後，邱煒兼首屆交通兵大隊大隊長，在我們軍校畢業以後，一直領導我們，做軍事交通界第一號人物，在他的心目中，總想把我們這批同學，做他的班底，加以利用，相反的我們在那次夜間緊急集合以後，把他恨透了頂，對他的印象惡劣已極，感情始終拉攏不起來，等他曉得我們這班同學，不可能被他利用，他又千方百計，設法另外創辦了一個軍政部交通技術教練所前後訓練了七期學生，服務陸空軍，以後幾十年，這批教練所畢業生，無論在工作機會上，出路上升遷上，在他的蓄意培植照拂安排下，處處比我們同學佔着便宜，以

至于在任何軍事機關學校部隊，教練所同學和我們都係派系對立，明爭暗鬥，在國軍通信中，搞派別系統，這一個人事惡劣現象，邱焯應負相當責任，在抗戰期間，邱氏由軍政部交通司司長調任津浦鐵路委員長，司長由副司長王景祿升充，在他交卸交通司職務以後，還不肯甘心放棄軍事通信交通領導權，仍舊在交通司裏，設立一個「邱委員長辦公室」，不時過問軍事通信交通重要事務，其攬權獨霸，由此可見一斑，不久，邱氏在津浦鐵路任內，因患盲腸炎，病逝于浙江家中，此後國軍通信派系之爭，才漸漸地消除。

合併中央軍校經過

民國十七年九月，軍事委員會以統一軍事教育為由，命令把交通技術學校撤消，併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，改組成立交通兵科和步騎砲工輜各兵科同一階層，排列為軍校第六期，訓練地點不變，各訓練學系各學生中隊一切建制照舊不動，校長李範一教育長朱世明免職，（李氏大陸淪陷後投共，朱氏後任駐日本軍事代表團長，民六十年病逝東京）傳命邱焯兼軍校交通兵科長兼大隊長，軍校校長為蔣公中正，教育長何應欽將軍，第六期全期學生共四千餘人。

合併軍校不久，又更調華振麟為交通兵科長兼大隊長，華氏原係陸海空軍總部交通處副處長（華後任軍訓部中將通信兵監，退役後居台北，仍健在）當然一切仍聽命于邱焯，學校的教官和課程也有一部份調整，有的教官和校長一同去職，軍事學科份量加重，工程技術學科相對減少

，軍事訓練由每天一小時增加到兩小時，而且特別嚴格，雖在夏日炎炎，如火樣的太陽當空，還要揀在太陽底下操練，鍛鍊曬太陽，常把同學晒暈倒，冬季裹在冰天雪地，穿着草鞋布襪，野外演習行軍，光着手托着那三式步槍，寒風凜冽，冷的刺骨，脚趾凍硬，一個禮拜六下午，步行四五十華里打野外是常事，南京附近軍事要地和名勝，如燕子磯、雨花台、紫金山、明孝陵、玄武湖、碭山、棲霞山等處，差不多都跑遍了。

每個禮拜一早晨，從大隊部整隊去黃埔路軍校本部做國父紀念週，有時候一跑步就是好幾里，在軍校大操場集合四五千，校長蔣公神采奕奕，目光炯炯，狀至威武，訓話時音調高亢響亮，一講就是一個多小時，剴切訓誨我們要做一个頂天立地的革命軍人，啓發我們的革命思想，堅定我們的革命信念，告訴我們歷代聖賢豪傑為學治事報國做人的大道理，教導我們如何走上成功立業光明大道，苦心孤詣，語重心長，令人衷心崇敬，那時還沒有擴音器設備，對偌大一個廣場訓話，相當吃力，當然學生們在台下靜靜地恭聽着，全場除校長訓話聲音以外，鴉雀無聲，教育長何應欽將軍，有時代替校長主持紀念週，態度謙沖，溫文儒雅，訓起話來，用他貴州鄉音「各位同學，請稍息……」使同學們如沐春風，倍感親切，同學們在軍校這個革命大搖籃裏，接受革命洗禮和薰陶，耳濡目染，就鑄成日後堅苦卓絕，負責守紀，踐履篤實的堅強個性。

楊周熙鼓吹法西斯

週會集合場係按照步騎砲工輜交通各兵科次序，分區前後一排一排站立，交通兵科後面站着中央黨務學校，（後改名為中央政治學校）黨校有不少女同學，和我們一樣穿着軍服，精神飽滿，不讓鬚眉，因此交通隊同學，有的不免要頭向背後看看，有一次週會由教授部主任王柏齡將軍主持，王將軍在訓話時，發現台下交通大隊學生區域內，人頭亂動，就高聲的喝着「交通大隊學生不許亂動」接着藉機大訓我們一頓，說我們併入軍校不久，還沒有脫離文人老百姓習氣，吊兒郎當……等等還有一些責備過苛的話語，使同學們聽起很不愉快，不料在我們隊伍裏，有位楊周熙同學起了反應，忽然高舉右手，高呼着「報告，不能一概而論」這一鳴驚人，同學們感到渾身痛快，佩服楊周熙勇敢抗議，可是却把隊職官嚇得着慌，深怕長官責怪他們沒有把學生管好，果然在王主任訓話完了，一名傳令兵，奔向交通隊前來，傳令要楊周熙上台答話，這時我們又為他捏一把汗，怕他將要受到嚴重處分，詎料他慌不忙，跑步到台前，先向王主任敬個禮，然後登台發言，他並沒有解釋為什麼高呼「報告不能一概而論」的理由，却藉機會大吹其法西斯主義，揮拳撫掌慷慨激昂，狀至興奮，周熙係貴州人，在校愛好文藝，熱心政治，軍校畢業後，派在特別黨部裏工作，不久被送去意大利留學，回國後著了一本書名叫「我與法西斯」，封面上印着他本人一張全身照，僅穿着短褲一條，光着上身，赤着腳，一瓣一瓣的肌肉畢露，體格相當健美，他右手緊握着拳頭，向上指着，好像向人鼓吹法西斯

主義的姿態，該書在當時銷路很好，一時洛陽紙貴。因此風頭很健，成爲同學中顯露頭角最突出的人物，派在別働總隊任中校總隊附（那時同學們一般都係上尉階級）別働隊係刺共的勁旅，總隊長係康澤，可是楊周熙因鋒芒太露和康澤沒有合作得好，以後就離開了別働隊。

通信老兵歷四十年

民國十八年初，中央軍校航空班成立，毛邦初任主任，考選在校有志航空學生轉學飛行，我同隊同學被錄取的有徐康民，徐煥昇，龔穎澄，劉秉寬等卅多人，我因體格不及格，未能中選。五月濟南慘案發生，日本在山東濟南屠殺同胞，並將我國外交特派員蔡公時耳朶割掉，全國羣情譁然，義憤填胸，同學們滿腔熱血，一致要求請

緝殺敵，我們乃于六月提前畢業，此後各奔前程，憑着各人的機運，造就，環境，志趣，爲國爲黨，成功成仁，雖各人機會造化不同，成就大小亦異。

我站在軍事通信崗位，整整四十年，直到民國五十八年限齡退役，可以說是一名年資最深的通信老兵。

也談麻婆豆腐

黃震白

前言

前見某報星期食譜某君談麻婆豆腐，其所述淵源及作法與事實相差太遠。本來作菜方法各有巧妙，口味亦各有所好，但既曰「麻婆豆腐」即不可和事實相差太遠，况所述淵源既不正確，而其生蒜葉又爲絕大多數南方人不能接受，故不可不辨。

食譜

肉須食者自帶，代烹按素油者收費。好在該店不遠即有牛肉店，故此規定未爲食者帶來不便。筆者個人則以爲佐以牛肉末者，其味爲上。

腐上，加鍋蓋煮滾俟翻滾揭蓋以鏟細心翻鍋底以防其生鍋。此時再於豆腐上淋油數匙（年青人食用者此時可用豬油其味更鮮）迨黃透加入水調太白粉使水份收乾，即可起鍋，再灑花椒粉上桌。

淵源

麻婆豆腐源出成都北門外某街之小飯館，主人爲一麻面老婦故名。其地恰在中央軍校成都分校操場便門之外，筆者民國卅年間執教該校時，曾數度往顧而又好之，故知其詳。該店所供應者計有三味：即素油、猪肉、牛肉、三種，三者均各有其妙。葷者亦非定須碎肉，肉絲亦可。嚴格言之，該店只供應葷素二種、牛

一、材料：嫩豆腐、牛肉腿肉（斬碎或絞碎）沙拉油、鹽、豆瓣醬、醬油、太白粉、花椒粉、大蒜葉（切寸許長節並先將近根白色部份以刀先拍扁並斜切之，無大蒜葉季節可以大蒜切片加蔥節代）上述材料按人數及食量而定數量多寡，且中菜作法係藝術。嫻者得心應手，不若西菜之幾兩幾匙幾分幾度也。

二、作法：油下鍋即放鹽，油熱放入牛肉末炒拌。稍熟再加入豆瓣醬炒拌，不喜甚辣者，可稍多加炒拌使辣味稍殺。再傾入醬油炒拌數下，即加水成湯。然後以豆腐整塊放入，以鍋鏟稍加切碎，再將大蒜葉節或其代用品置豆

三、要領：豆腐特性越煮越老，並呈蜂巢狀細孔，但若先加鹽即愈煮愈嫩。此爲作豆腐不可不知之要訣，故本菜須先放鹽。當日大陸上多食菜油須先煉熟，先放鹽，當可防止煉油過熱燃燒。麻、辣、滾、爲麻婆豆腐之要點已爲衆所週知。故在冬季用火鍋食用者爲上。雖在盛暑，亦須以深桶碗裝盛，以免其迅速冷卻，切忌盤裝。

飯館之以盤盛此菜者其大司務必爲外行。不過台省尙少見有供麻婆豆腐者，雖用此名，其實係先將豆腐切成小塊之家常豆腐。兩者味道迥不相同。